

學 滙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姓 辨

老 梅

△男女問題討論之三

廢姓主張，關係男女問題，還有一個極有力的反對，就是：「娶妻不娶同姓」，「同姓為婚其生不殖」的議論，怕一旦廢姓，必至有與同姓之女結婚的，和生產上大有關係。此事在「生理學」上也承認的，那麼，非有個姓不能辨別了，所以古人「娶妻不知其姓則卜之」論語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其注重其姓可知，但詳細研究起來，不過是說骨血最近的男女結合，與生育上有些妨礙，往往生子不聰明，或有些奇怪病狀。若然，這些男女，如所謂，五部內的姊妹兄弟，就是沒姓，也容易知道的，稍遠，便知骨血最近四字不相干，結婚也不妨害。譬如中國最多的姓，如張王李趙等，一個地方不是好多家，其屬於最近血統而絕少，若主張同姓不婚，便毫無意義，因為嚴格講起血統來，如毛詩「不如我同姓」傳「同姓同祖也」，那麼，就中國說，四萬萬人，差不多全是炎黃子孫，換句話：全由一個血統來的，就是同祖，日本有一演樂家，常言日本有萬世一系的皇帝，中國有萬世一系的民族，便是這個說法。故黃帝子得姓者十四，這十四姓外面看起來，自然是不同的了，然都是黃帝的兒子，實為同姓，後來由這十四姓，又化為若干姓，這些異姓，全是同姓，這樣嚴格的一講，真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人類全是同胞——同姓，真有一個應該結婚的了！大家一定不贊成這話，就是大家承認骨血關係較遠者，却不妨結婚，就是承認同姓相離較遠者，也可以結婚。不能拿血統作限制，使天下人都入「同姓不婚」的網羅，這是明白的道理。這樣說，廢姓以後，絕不發生血統問題，若汁固執，又回轉念，「諒辨」說的道理相似了。

譬如說我姓張，安邑的景姓很多，知為同姓的不過最近骨血關係的幾家，這幾家自然不至結婚，其餘所謂遠門的，更無骨血混同的關係，雖結婚與生理上毫無妨害，然而

往往因爲一個景字，把相悅的男女情愛，都打斷了。日本文學士，曾寫一悲劇，便是講兩個在外國遊學的男女，因爲學問主義以及性情品格，兩個人真有不相合的，於是相互生了戀愛，其友人某曾求婚於此女，被拒絕，及知此女戀愛某人，乃深恨他們兩個，便造了一種謠言，說他兩人的姓雖不同，實出一源，且是最近血派，不得結婚，更尋出種種考證，作了一篇文字，登在報上，足然哄動了一時輿論，都攻擊這兩個戀愛的正當，兩個人不勝環境的壓迫攻擊，連面而都不敢了，後來這男子便得了一種憂鬱病，卒至自殺，那女子聽見這消息，痛必達於極點，便不顧輿論如何，自己到死者屍傍，痛哭一場，也自殺了，未自殺前，將同姓不婚嚴格學說，痛快淋漓的駁了一篇，以警後人，並明佈他兩個犧牲的真相。我嘗說這悲劇，很有價值，惜乎當時沒大注意！今特舉文大略，以供同人參考。話又說回來了，同一景姓不婚，勉強還可以說下去，有姓屈的，也和景家認同姓，因爲當初一楚有三戶。曰「屈，景，昭」，出於一族，是同祖也，所以也拉成一家，豈不可笑！此外還有因歷史上，乃傳說上，異姓而有仇隙的，也有主張不結婚的，如秦岳不婚，因秦槍害死岳飛的緣故。潘楊不婚，因潘美害死楊業的緣故，更無味了！所以廢了姓，還可以免却這些無聊的爭端，而打破男女間一層極堅固的障礙，有人說：「現在新馬爾塞斯主義，主張限制生產，若用同姓不婚的嚴格說去限制結婚，使天下人都不娶，如僧家法度，豈不是天然限制？」我說：「這話倒有意思！但說到這一層，絕不能得多數同意，且一定生個絕大反響，怕人人都要學得昭公，不管甚麼同姓不同姓，但以嫁女爲要了，且要限制生產，自有種種方法，不必由這一種欺騙手段，若講到佛法上，當然以度滅衆生，爲達清淨土的目的，不婚爲是，所謂男大不須婚，女大不須嫁，大家團圓坐，共說無生語，又不是現在人能達到

的，但依四十二章經上佛禁欲之法，却是嚴格同姓不婚的意思，且此事先破世法說廢姓！

(完)

克魯泡持金的社會學說與未來

(續) 凌霜

這種情狀使最近世國家所由成立的機會。他竭力反對國家，以爲「國家是人類社會在歷史中產生出來，阻碍人類的聯合，壓抑地方自動發展，破碎已有的自，抵擋他們復之制度。」(「國家論」頁一。)有的自國家不能容受習慣律，他要求個人的直接的服從，他只承認奴隸而不承認平等，「他不能容許在國家之內的國家。」(同上，頁三二。)

克魯包持金相信在「國家」的基礎上，來建設新社會，必要「共同協力，萬象平等。」(「革命研究」頁二二。)

這種社會，可以自少數有智識者的活動，以教育革命能力，使人道脫離他的羈絆，恢復其自然之發展。

芸芸衆的日常生活在，大多跟隨已往的成規，所以在平常生活中很難找出自動的行爲。「然而在革命時間中，他們此呼彼和，絲的們一門而起，故以實在論，革命的耐工夫，是他做的。」(同上)

「將來革命唯一解決方法，就是廢儲制度，採用共產主義。假使生產機關歸諸公有，廢儲制度仍然存在，終要把平民陷到窮困的地步。」(見「鈞包略取」頁三。)見「克魯包特金的思想」一九二〇，上海出版。

「吾人革着手，必要從根本上改造，更使他波及全局，總要從政府共產制度的組織上建設。」

「革命已起，平民勢能更張，被革命的市府，占領家屋，倉庫，市場，食品……當這個時候，男女組織黨志隊，一直向前衝鬥，從專製作各商店所有東西的目錄，二十四時間，於革命市府，就可統計出來所有的額數，於八小時間，以後把有用的食物，與非儲藏的東西四十，和分配的方法，就可以印出十分精密的計算表。」

「各港各區，都有組織黨志隊，互相聯絡，一致進行，惟須時時刻刻留神反對黨陷害旬日之間，食物供給的方法，就整好。」

「假如東西缺乏，不夠供給將怎樣？」

「果然實際缺乏，用公平正義，依着定量分給的方法分配。這等方法，不獨正當，還是很自然的，比方巴黎一八七一年，遭逢了兩次包圍，都是用這個方法。」

「當那時候，假使有擺起貴族的派頭單獨要取好東西吃，進病院裏病夫以馬鈴包，可怎麼樣？此時我們，到處演說，就是說：把好吃的東西，都給病人和小孩子吃了……至於我們青年就吃些馬鈴包，一旦共產制度成功，各家族都可得從自己的所好，自由調理，却不關他前日是勝的，是敗的，麵包都是公平分配，種種事業，重新一開，若有人昨日還是對頭，今也可在工場携手。」（同上）

（未完）

我的社會革命的意見——目的和

方法

三治

我們現在處於現在的惡劣社會當中，平民所有一切幸福，均為強權所掠奪，所以我們欲謀人類的幸福，當先實行社會革命，把現在社會一切的惡劣制度悉數剷除，而實現一自由快樂正義的新社會，新

社會是怎樣組織的呢？

1. 從政治上觀察。廢除一切統治機關——中央的及地方的——個人及團體在社會中，根據於「聯合」與「自治」之原則，以自由契約而組織無國家的世界大聯合。

2. 從經濟上觀察。廢除一切資本制度——個人的及國家的——一切生產機關屬於生產的勞動者所公有，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3. 從社會上觀察。廢除國家，種族，宗教，階級之差別，實行人類博愛，廢除一切國家的，家族的，宗教的舊道德，而以「自治」「互助」為人類天然之道德。廢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結合，廢除各國的方言，以較善的語言：：世界語：：為人類公語。

欲達以上的目的，當用以下的手段，在進行期中，約可分為四期：

（一）預備時期，

在預備時中，我們最要緊的所應做的事，就是「勞工教育」與「勞工組織」。我們跑到各工廠頭去，用書報演說，把我們主義之完善及方法之容易告給工人，俟工人贊成了，我們就幫助他們組織工會，先以產業為起點，就組成一產業工會，再以各產業工會聯合起來，就成為一個地方工會，再以全國的各產業工會，及各地方工會聯合起來，就成為一個全國的勞工聯合會，更由世界的各業工會及各國的勞工聯合會聯合起來，就成一個世界勞工大同盟，我們照這樣組織，將來新社會成立後，產業工會就担任生產，地方工會就担任分配，所以在革命期中，社會秩序也不致於動亂的，但勞工團體之組織，應由勞工之自動，不應為一政黨所操縱，以免因一時政見之差異，就把勞工階級分裂起來，除了純粹勞工團體之外，「勞共同盟會」也是很要緊的，因

爲軍人所處之地位，都與工人相同，軍人之受長官限制與受者之受
資本家限制，沒有差別的。利害既然相同，自然能夠聯合起來，以便
社會革命發生的時候，軍人就作工人之內應以免他們幫助資本家來打
工人。

(二) 革命時期。

工人對於我們的才義，多有知道的了，工人的團體也組織好了。
我們就可以去實行「階級戰爭」和「直接行動」。我們爲什麼主張階級
戰爭呢？因爲現在的社會，是分爲兩個階級的：一是治人階級政治上
的治人者是官僚政客軍閥，經濟上的治人者是資本家。一是被治階級
政治上之被治者是不民，經濟上之被治者是工人。治人階級階級
政治上經濟上之優越權力，把被治者階級大部分之權利掠奪了。所以
被治階級，因爲感受痛苦，漸漸使覺悟起來，而組織成一階級之大團
結，使把治人階級推翻了。這時候階級也廢止了，戰爭也消滅了，級
是和平和平之根本辦法。克魯泡特金說：「我們都願意和平，都不願
意殘殺，但是單作空想，沒有用處，應當有能引起殺人的能力。」
所以如不鼓起階級戰爭之勇氣，與治人階級相決鬥，治人階級永
不能自己消滅的。我們爲什麼主張直接行動呢？我們不願選派代表到議
院去和資本階級協商，因爲代表一到了議院去，就被資本階級同化了。
我們也不願向政府請願，因爲他們是保護資本家的，請願也沒有
效果的。所以最好的辦法，只有集合大眾，把一切生產機關和防衛的
武器直接的奪過來，或者是我們工人停止了武器的製造，資本階級既
失了限制的工具，工人便可自由的經營生產事業了。但在以上所講
的辦法尚未能實現以前，平時施行「總同盟罷工」要求增加薪金縮短
工作時間，或舉行「羣衆遊行示威」散布反對官僚軍閥及資本制度的宣
言，也是宣傳期中最有效力之工具。

人類之一污點

(四) 郭伯文 譯編

(未完)

人之研究

爲生活而爲之者 五六。人
被他人所引誘者 五七八人
可見其七成是由於生活難所致。

(六) 娼妓之前身和其職業學力。

依日本娼妓取締規則第二條之規定，自非其貧寒之家，不准賣女
爲娼。因此調查娼妓三百名之前身，其結果如下：

服役於農家 三二 女僕 二六 旅館女僕 九 飯舖女僕 七
女僕 六 石娼 二 織女工 三。 女工 九
紡女 七 製絲女 五 家主 二三 手醫 一

歌妓 六 行商 一 漁婦 一 電影女優 一
女學生 一 女優 一

又依大阪府衛生課長之調查，娼妓百人如下：
幫人忙的 三。 下婢 一七 酌婦 一七 女工 一一
歌妓 八 家內手工 七 雇女 五 其他 五

更就五千六百四十七人，調查之如下：
歌妓 四三三 酌婦 九六二 雇女 二九九 下婢 九六一
女工 一。 一四 行商人 五。 勞動 一。 自由職業 四三

幫人家的忙，一七二六 不詳 一四九
此上過半數，是爲助貧家之生活，雖家去從事其他職業的人，因

此沒受過家庭之教育和學校的教育者亦多。茲就娼妓五百名調查其就學的程度。如下：

不就學者 二。二 尋常小學一年 一九 二年 四五
三年 五七 四年 九四 五年 一八
六年 三八 高等一年 五 高等二年 一八
中等教育 三(但卒業與否未詳)
以上是就明治十八年至三十二年，此十五年間出生的人而調查的。故不就學的人甚多。茲再調查二百八十五名娼婦試列其兄弟姊妹之數，如下：

無兄弟者 四三 兄弟二人者 三九 三人者 三七
四人者 四四 五人者 二九 六人者 二二
七人者 一九 八人者 一二 九人者 八
十人以上的 七

由此可見多產和貧困之間，有深切的關係，這也是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所應當考察的事件。

七娼妓之叢生地

在東京市縱極貧之家，將少女賣為娼妓者較少，如前所紀娼妓三千六百餘人，東京之出身者凡五百五十二人，其中從貧民窟所叢生的約在半數。七八歲的少女，其身價四十元至百元賣於妓館，至於十歲至十二歲左右的幼兒，至賤也得百元。妓館之主人，把少女到手之時不僅圖經濟之利益，在貧民窟中的少女，不知道俗塵花柳界的起居動作，所以要使他學壞，咳，少女的不幸，單此為甚下。

此外為娼妓者又不止是由貧民窟所生，就或不至一貧如洗的家庭，但因偶然零落者有之，子女和其親道德觀念不正確者有之。不安於貧生活，欲賣其子女者有之，或因天災病疫以致之者種類甚少。總之

是社會上一種孤立無援，不能救濟之故，說來過長，擬另擬專論。

罪案

(續)

老梅

博士斬關——龔定庵妙語偶得

也妙！第二天從平陽城外，整隊通過，城上果然假旗息鼓，靜悄悄地若空城一般，轉入某村，村人爭出觀看，也有驚訝的，也有指笑的，婦女們躲在門後邊看，小孩兒亂跟着跑，沒有怕懼。問村名，彷彿都說「成功村！」大家歡叫起來，大吉大利，此行必得贏得勝，這自然是從大人迷信地名來的。我此時已借得一匹老馬騎着，頗形瀟灑！吳雁之看見，道：「梅九騎得是太上皇。」我心裏忽然閃起「攝政王」來，自笑道：「挾妓挾的攝政王，騎馬騎的太上皇，也夠闊的了！」從此這馬便受了老吳「太上皇」的封號，許多人都稱他為太上皇了！當時全隊向襄陵進發，趕日落未接到前衛報告，大家便一直前進，到襄陵城外，聽說城內無兵，但城門却緊閉不開，有呼開城的，裡邊也無人應聲，大家急了，一天沒吃飯，關外又沒店房，天氣又冷，在這點着狠不得法！便又主張攻城的，這時前隊有一少年壯士，名「張博士」，性情激烈，不耐煩，看城門下有縫，便脫衣伏體匍匐而入，頭已入足不能進，呼人從外脫去其褲乃赤條條的爬進城門內，由城縫遞進一把刀去，博士便舉刀用力斬關，而城門開矣。我似乎聽見城內放了兩槍，這時也無暇理會這事情，大家一湧而入，直向縣衙門奔進，那位縣官，躲避不及，慌忙迎接大家入衙，我給他介紹前道：「這是我們行軍都督！」又給介岐山給他道：「這是我們將軍。」大家坐定，岐山便厲聲責問他：「為甚麼不開城？」他覺得真要殺他的，站在一旁，連忙說：「我教他們拿鎗跑去開城，這些混賬東西們！他們誤了時刻，不是兄弟不開城，兄弟是很歡迎大家的！」言未畢

，正所以謀人們的利益，維持社會的秩序。對了！國家權是謀人類的利益，可是他是謀一部分人的利益。不是謀全體人類的利益；他是謀治人階級的利益，而一般平民的利益，反被他剝削淨盡了！至說到維持秩序一層，更是沒理得很！難道思想的革新，奴隸的釋放。就叫做擾亂秩序，必然後以大多數人的生命勞力，犧牲於少數人手中，使多數人都像牛馬似的，器械似的，方纔正是維持秩序嗎？（參看本刊第一期所載克魯泡特金的「秩序」）這種不自然的、不平等的法式，息有覺悟的人老早已經是不承認了。

★ ★ ★
 維持和保護國家權力的東西，就是法律；我們拿法律而言：製造法的自身——議會，已經是腐敗不堪的廢物人關於這層，可參上期議會制度的解剖，）那麼，他們所製的法律，自然也是腐敗了！不信嗎？試將法律的內容，伸論一下，現在通常所謂法律，不外以下三種：

- (一) 保護財產的法律，這種法律，不是使人類對於依自己的勞力所作出來底東西，可以保有。乃是規定把勞動者自己所製造出來底東西，反於他自己的意思，而供獻於他人；規定怠惰者盜奪勞動者的產物，和社會共有的財富。這種法律，就是擁護資本家壓抑勞動者的一個利器！
- (二) 保護政府的法律。無論那國，因為維持一個統治機關，都設於租稅，官制，軍事，裁判法，……很多很多的法律條文。然而這個統治機關的目的，除了保護財產階級的特權以外，差不多沒有別的功能了！
- (三) 保護人命的法律。這種法律，似乎是保護社會安寧所必要。但是我們細想一下，那就錯了。「我們研究這個問題，我們越得對同一的階級，以為社會本身，應負那以反對社會的行為而犯罪

岐山O了一聲又道：「你要小心警備一切！」他連忙道：「是，是！」「你要龍些火來給各營送去！」「是，是！」「你要速吩咐給各營送糧料！」「是，是！」「你要怎麼？」「你要怎麼？」「是，是！」「我在旁邊，但覺得好笑」心中想想在日本和仲O共利「便定庵」詞有二句妙語道：「便千萬商量，千萬吩咐！」眼前真有此種現象，不過那是對付情人，還是對付革命黨，太難為他了。我給他解了個圍，說：「不要害怕，大家都是同胞，絕不忍傷害你！」

(未完)

國家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健民

(二)
 世界上的國家，無一沒有政府，政府這個東西，有什麼功用？政府的功用，就是治理人民。蒲魯東說：「被人治理是把我們的各種行為，舉動，被注意，被登錄審判，被記入法庭的案卷單，被評判，被呈票，被估定價值，被保障，被認可，被付託，被禁止，被阻礙，被改變，被修補，被改正，在國家的政策的假面具之下，被抽稅，被兵士蹂躪，被監禁，被利用，被阿諛，被城追，被威騙，被披擊；有點抵抗或不平的痕跡，就被鎮壓，被定罪，被毀名，被煩擾，被逮捕，被囚禁，被謀殺，被刺刺，被斬頭，被監守，被槍斃，被絞殺，被裁判，被定罪，被遞解，被犧牲，被罰，被迷或，最後被那擁護，被侮，被凌辱，並被毀壞名譽。這就是政府！這就是他的正體和運轉！」

「（見「對於革命的一般意見」一書中）我們從這層看來，知道國家權是所有權力的總匯。所以巴枯寧說：「權力所在的地方，就是權力所在的地方。」真是不錯！

然而承認國家的人，都以為國家是不能不有一種權力，這種權力

底責任。從來沒有刑罰、沒有監獄、沒有斬頭的人，可以減輕這
樣的事情了回數；因為社會的本身，是有改造的必要。每年公堂
上審理的案件。其中有四分之三，都是原於現在社會生產和分配
財產的組織之失當，不是原於人類天性的罪惡。還有那相對的少
數之反對社會行為，是由於分立的個人反對社會癖性做出來的，
他不是用監獄，更不是倚斬頭的人，可以減少他們的次數。」
見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根據和原理」所以如果能從根本解
決，這種法律，實在沒有規定的必要。

未完

謝

謝爾重燕來，
春老風光少。
黃鸝的桃魂，
粉蝶尋野草。

感思東鄰姊，
將我挽柔桑。
鴛兒含新綠，
真負初夏長！
正嫌人力少，
難憐終日忙！
你暇理幽衷，
不學思婦粧。

獻

謂歡樹禾麻，
毋任邊地寒，
謂歡斬荆秦，
不愛行路難，
謂歡歌勞資，
毋使朱顏殘，
非堪遺後人，
祝我永團圓。

休聽林間啼，
謝爾重來燕，
挑葉下西風，
會與桃根見。

我願獻我的生命，
在你的腳下，
當你足在移動時
我那心靈也隨之移動了！

春言

春呀！春呀！
一般地花草樹木，被寒凜凜底冬天，肅殺，
垂想你那和暖的天氣，望眼欲穿！

(見)

渴想底春天來了！

普魯含苞欲放的叫好；既而漸漸底破蕾露面，

來享受你那可愛的景光！

孰料狂風重來，却把嬌嬌底嫩芽吹煞！

☆ ☆ ☆

呵！春深了，

天理難容底風魔破除了！

精神不減底含苞，

雖云受過一次風傷！

吐出他底嬌嬌的芽，依然鮮好！

☆ ☆ ☆

常 識

(四)雨水：雨水雖是比較的潔淨些，但當經過空氣時溶解空氣中的毒氣，淡氣，二養化炭，安母尼亞氣，及硝酸安母尼亞氣等；並挾帶其中多少有機物與無機物的灰塵一齊降下。雨水中常有白色沈澱，即是此種灰塵。近城市地方的雨水，常含有二養化硫，硫酸等之硫化毒。這大半是由煤之燃燒生成物而來的。

將普通的雨水蒸乾，約可得百分之○○○○。三四的固體物質，此種物質大半為綠化鹽——食鹽——及其他有機物，並約含淡氣百分之一三。二養化炭百分之○○。六四，二養化炭百分之○○。

雨水降下時之先後不同，故其中所含物質之多少，也自因之而異。

• 大半以後降下的雨水，必比先前降下的較為乾淨，因空氣中的灰塵，已經被先降的雨水洗去多少了。

(五)泉水，礦水，井水：溫帶地方降下的雨，大約其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四十可以滲入地下。當滲入時從土壤中經過，即將其中所含的有機物失去，而又將土壤中的磷質——錳質——鐵質等之化合物溶解其中滲入越深則溶的物質越多，但若遇到不容易滲入的地層時是再受壓力而湧出，即成泉水。

泉水中若含有某種特別物質時，能使泉水生一特別之味或性質，即是礦水。礦水不必皆含有極多量的物質，祇須含有某特殊的礦質，即可稱為礦水，各地方的礦泉之名，即因其中所含的礦質而異。

(未完)

小 通 信

真，品，兩到知你們已達目的地。甚喜，我病已愈，尙堪勞苦勿念。老梅

那狂弟兄，聞你們在京，不知聲奇何往？同社現况如何？請告我通信方短。

劍波

處交南京省一中，

劍波

劍波：來函收到，一切容後作覆！

非信

有麟：所囑事，已辦妥。這裏有省吾兩封信，請你抽空來取！

景堂

子忠：你究何時來京？少白還在順否？請一並告知！

景堂